

# 有關《廣雅疏證》中音轉的考察

— 以聲母為中心 —

金 軍 梅\*

— <目 次> —

|                           |         |
|---------------------------|---------|
| I. 緒論                     | 1. 喉·牙音 |
| II. 比較王力與鄭張尚芳的上古音<br>聲母體系 | 2. 舌音   |
| III. 《廣雅疏證》中各聲母間的音<br>轉關係 | 3. 齒音   |
|                           | 4. 脣音   |
|                           | IV. 結論  |

## I. 緒論

音轉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三國時期張揖所編著的《上廣雅表》中，即“音轉失讀，八方殊語”，也就是說因為時代和地域的變化，音轉導致字詞的讀音发生变化。而在此之前，有一個概念與音轉極其相似，即轉語。王寶剛(2004)針對《方言箋疏》的因聲求義進行研究時，談及到了轉語。他認為轉語是進行語源研究的訓詁方法，就是指隨著時、地或意義的變化而音稍有變化的一組詞也指這種音轉字異的語言現象。並指出最早出現‘轉語’這一概念的文獻是揚雄的《方言》，揚雄在《方言》中首先用了‘轉語’(4次)、語之轉(2次)之類的說法。<sup>1)</sup> 楊劍橋(2003: 231)中也指出轉語是一種訓詁學術語，又被

\* 고려대학교 중일어문학과 박사수료, 고려대학교 4단계 BK21 중일교육연구단 참여대학원생

1) 引自王寶剛, 《方言箋疏因聲求義研究》, 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4, 27頁。

成為‘語轉’、‘聲轉’、‘語之轉’、‘聲之轉’、‘音之轉’、‘語聲相轉’、‘轉言’等。指因時代、地域的不同或其他原因而產生語音變化的詞。<sup>2)</sup> 這麼看來似乎音轉與轉語是等同關係，但是吳澤順(2006: 1-2)中提出音轉與轉語並不完全等同，他認為轉語是指語音發生了轉化的詞語，是音轉產生的結果，所以轉語可以包容在音轉這個概念中。<sup>3)</sup> 吳澤順(2006: 4-5)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將音轉定義為“詞語由於歷史的(同源分化)、地域的(方言差異)以及文字適用上的(音近假借、一詞多形)種種原因而產生的語音流轉現象。這種語音流轉，往往伴隨著詞形或詞義的變化。”<sup>4)</sup> 本文也認同他對音轉的定義，並發現在王念孫的《廣雅疏證》中‘一聲之轉’、‘聲之轉’、‘語之轉’、‘A聲轉為B’等音轉的術語頻繁出現。王念孫頻繁使用這一術語的原因，與其提出的‘聲近義同’、‘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不限形體’<sup>5)</sup>等語源學理論有很大的關係，他通過先秦的文獻，將大量的詞彙以音轉關係聯繫在一起，對探究同源詞的關係以及上古時期的音韻關係上，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然而在現有研究中，對音轉的分類以及其間的音韻關係的觀點卻有一些分歧。例如洪誠(2000: 119)在《訓詁學》中指出“清人所謂一聲之轉，就是說幾個字在聲紐同一的前提下語音發生轉變。例如‘狐疑’原是‘嫌疑’，由‘嫌’轉成‘狐’是一聲之轉，‘嫌’(戶兼切，匣紐添韻)變‘狐’(戶吳切，匣紐模韻)，聲紐同一沒有轉，只轉了韻”。<sup>6)</sup> 本文認為他對一聲之轉的界定過於片面，這裡對‘聲’的定義不應該僅限於聲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不能僅憑一兩個注釋來界定音轉。除此之外，大部分學者在研究音轉時，僅對聲韻關係進行了整理與統計，並未具體分析音轉之間的音韻關係；另外，大部分學者在對轉語的關係進行整合時，都採用的是王力的古音體系以及他在《同源字典》<sup>7)</sup>中的同源

2) 引自楊劍橋，《實用漢語知識寶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231頁。

3) 吳澤順，《漢語音轉研究》，岳麓出版社，2006，1-2頁。

4) 同上書，4-5頁。

5) 王念孫，《廣雅疏證·序》，中華書局出版，[清](1983年 影印)。

6) 洪誠，《洪誠文集·訓詁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119頁。

7) 王力，《同源字典》，商務印書館，1982。

詞聲韻分類法進行分析。然而隨著歲月的流逝，王力的上古音系統的局限性也逐漸顯露出來，由於他的上古音係不支持複輔音，因而無法解釋一些上古漢語中出現的諧聲、聲訓等問題，因此本文將採用參考了大量諧聲字、域外音、借詞、親屬語言等材料的鄭張尚芳(2013)<sup>8)</sup>的上古音系統，並應用其上古音係對《廣雅疏證》中出現的音轉字進行具體的音韻分析，本文將著重分析《廣雅疏證》中音轉字之間的聲母關係。

## II. 比較王力與鄭張尚芳的古音聲母體系

在對《廣雅疏證》中的音轉字進行分析前，本節中將對比分析一下王力與鄭張尚芳的上古音聲母系統。當前對音轉進行研究分析的論著大部分採用的是王力《同源字典》中的上古音係，王力通過對同源詞的分析，將上古漢語的聲母系統構擬為下表：

〈表 1〉王力(1982: 18)的上古聲母系統<sup>9)</sup>

|    |    |          |          |          |         |        |         |         |
|----|----|----------|----------|----------|---------|--------|---------|---------|
| 喉音 |    | 影<br>O   |          |          |         |        |         |         |
| 牙音 |    | 見<br>k   | 溪<br>kh  | 群<br>g   | 疑<br>ng |        | 曉<br>x  | 匣<br>h  |
| 舌音 | 舌頭 | 端<br>t   | 透<br>th  | 定<br>d   | 泥<br>n  | 來<br>l |         |         |
|    | 舌面 | 照<br>tj  | 穿<br>thj | 神<br>dj  | 日<br>nj | 喻<br>j | 審<br>sj | 禪<br>zj |
| 齒音 | 正齒 | 莊<br>tzh | 初<br>tsh | 牀<br>dzh |         |        | 山<br>sh | 俟<br>zh |
|    | 齒頭 | 精<br>tz  | 清<br>ts  | 從<br>dz  |         |        | 心<br>s  | 邪<br>z  |
| 唇音 |    | 幫<br>p   | 滂<br>ph  | 並<br>b   | 明<br>m  |        |         |         |

8) 鄭張尚芳, 《上古音係(第二版)》,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3。

9) 〈表1〉引自王力, 《同源字典》, 商務印書館, 1982, 18頁。

王力在《同源字典》中根據〈表1〉將同源詞聲母之間的關係分類為以下五種，如下<sup>10)</sup>：

第一，同紐就是指雙聲，即聲母相同的關係，

例如：溪母雙聲 [kh : kh]—叩[kho]：敲[kheō]

第二，準雙聲，是指同類同直行，或舌齒同直行者。

例如：端照準雙聲 [t : tʃ]—著[tia]：彰[tʃiang]

第三，旁紐，是指同類同橫行者。

例如：見匣旁紐 [k : h]—國[kuək]：域[hiuək]

第四，準旁紐，是指聲母為同類不同橫行者。

例如：透神準旁紐 [th : dj]—它[thai]：蛇[djya]

第五，鄰紐，是指喉音與牙音，舌音與齒音，以及鼻音與鼻音，鼻音與邊音。

例如：神邪鄰紐[dj : z]—順[djiuən]：馴[ziuən]

李貞和·權赫竣(2022: 14)中對比了鄭張尚芳與王力的上古聲母系統，並列舉出了它們之間的差異。首先，王力把章組構擬為顎音，而鄭張尚芳認為上古漢語時期章組應是舌尖塞音；其次，鄭張尚芳的上古聲母系統中所構擬的以母、邪母、船母、書母都伴有-l-；最後，王力認為上古漢語時期不存在複輔音，而鄭張尚芳的上古音係則支持複輔音存在的觀點。李貞和·權赫竣(2022)將鄭張尚芳構擬的上古漢語的聲母系統整理如下<sup>11)</sup>：

〈表 2〉鄭張尚芳的上古聲母系統(李貞和·權赫竣 2022: 14)<sup>12)</sup>

|    |         |          |            |        |  |        |        |        |  |  |
|----|---------|----------|------------|--------|--|--------|--------|--------|--|--|
| 喉音 | 影<br>q  | 曉<br>qh  | 匣(云)<br>g  |        |  | 影<br>ʔ | 曉<br>h | 匣<br>f |  |  |
| 牙音 | 見端<br>k | 溪昌<br>kh | 群(匣)禪<br>g | 疑<br>ŋ |  |        |        |        |  |  |

10) 王力，同上書，18-20頁。

11) 李貞和·權赫竣，〈王力同源字典의 章組 성모 교체 유형 수정〉，《中國語文論叢》，第109輯，2022，14頁。

12) 此表格參照的是鄭張尚芳(2013: 70, 85)，李貞和·權赫竣省略了墊音j、r、lw的標記，筆者將一部分來自於\*g-的匣母歸入到了群母，此處的具體說明請看下文。

|    |              |              |            |         |        |         |         |          |         |         |         |         |
|----|--------------|--------------|------------|---------|--------|---------|---------|----------|---------|---------|---------|---------|
| 舌音 | 端章<br>t      | 透昌<br>th     | 定禪<br>d    | 泥日<br>n | 來<br>r | 書<br>hl | 以邪<br>l | 船<br>flj | 透<br>lh | 定<br>l' | 透<br>nh | 透<br>rh |
| 齒音 | 精莊<br>ʔs ʔsr | 清初<br>sh shr | 從牀<br>z zr |         |        | 心<br>s  | 生<br>sr |          |         |         |         |         |
| 脣音 | 幫<br>p       | 滂<br>ph      | 並<br>b     | 明<br>m  |        |         |         |          |         |         |         |         |

根据〈表2〉可知，鄭張尚芳與王力的上古聲母系統有很大的不同，下面按照發音部位，依次來對比分析一下：

第一，王力對喉音的構擬僅有一個影母，而鄭張尚芳的喉音中有六個。具体分析两者的擬音可以發現，王力(1987: 26)中認為影音自始至終都是零聲母，而這個零聲母包括喉塞音和韻頭[i]和[u]。<sup>13)</sup>但是鄭張尚芳(2013: 90)認為影母、匣母、曉母的上古音都同屬一類，他是採納了潘悟雲〈喉音考〉的主張，認為上古漢語前期喉音大部分來自小舌音，即影母\**q-* > \**ʔ-*，曉母\**qh-* > \**h-*，匣母 \**g-* > \**ɦ-*。其依據是上古漢語時期見組和影組可以諧聲、轉注、異讀、通假，並且在親屬語中常常對應的是小舌音和舌根塞音，舉例說明如下：<sup>14)</sup>

- 影母

中古時期，‘翁’為影母字，‘公’為見母字，潘悟雲根據《方言·六》中的“尊老……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判斷上古漢語中‘翁’與‘公’實為一個詞，只是方言中的說法不同，並發現在現代方言中也有‘翁’與‘公’讀音相近的例子。<sup>15)</sup>

- 曉母

潘悟雲(2000)發現曉母字在親屬語中的同源詞常常是一個塞音。例如，曉母字‘烘’在藏緬語中反映出的是塞音聲母，門巴 *koŋ*<sup>53</sup>，緬文 *kaŋ*<sup>2</sup>，彝語 *qo*<sup>44</sup>等就是相關的例子。<sup>1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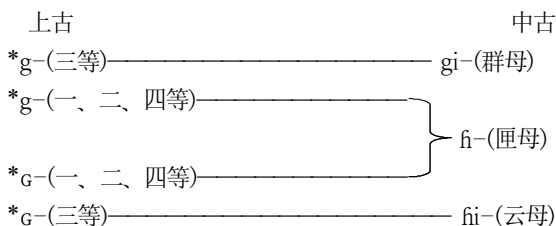
13) 王力，《漢語語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23頁。

14) 鄭張尚芳，《上古音係(第二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90頁。

15) 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338頁。

- 匣母(包括云母)

匣母在中古只出現在一、二、四等，云母與匣母互補，與此同時，匣母與群母也互補，因此潘悟雲(2000)認為匣母上古時期有兩個來源，與云母互補的匣母上古音為\**g-*，而與群母互補的匣母上古音是\**g-*。其互補關係如下：17)



本文也支持潘悟雲的觀點，因此在表中將來源於\**g-*的匣母加入群母一欄中。

第二，鄭張尚芳(2013)所構擬的見組的上古音與王力的構擬音是相同的，但是根據李貞和·權赫峻(2022)整理的〈表2〉可知，部分端母、昌母、禪母在上古時期也分別與見母、溪母、群母相通。其原因是部分端母、昌母、禪母字與見母、溪母、群母字有諧聲關係，例如，‘出’是昌母字，它的諧聲字大多數是見組字‘屈、窟’等，與端母、知母字諧聲的也不少，‘咄(端母)、黠(徹母)’就是這樣的例子。因為\**tj-*不能解釋見組，所以鄭張尚芳認為這些字是通過流音塞化轉變而來的，即\**kl'->t-*就可以解釋這類端組字。18) 以此類推，把上古音中與見組諧聲的端組、章組字歸於牙音類。

第三，王力將舌音分為舌頭音與舌面音，但李方桂(1971[2001]: 15-16)19)認為章組不是舌面音，而是舌尖前塞音，而且只出現在三等有*j*介音的韻母前，因此受顎化作用在中古時期變為塞擦音。李方桂還發現舌根音與章組諧

16) 同上書，339頁。

17) 同上書，340-350頁。

18) 鄭張尚芳，同上書，139頁。

19)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務印書館，1971[2001]，15頁。

聲的現象，因此他把章組的上古音構擬為：章 \*tj-、\*krj；昌母 \*thj-、\*khrj-、\*lh-；禪·船 \*dj-、\*grj-、\*glj-；書母 \*sthj-、\*hrj-。鄭張尚芳(2013)在他的擬音基礎上作了以下修改，其修改後的擬音為：章母：\*tj-、\*k(l)j-；昌母 \*thj-、\*kh(l)j-；禪母 \*dj-、\*glj-；書母 \*hlj-；船母 \*hlj-、\*glj-。

第四，以母與邪母的構擬也與王力不同，王力將來母擬為\*1-，邪母擬為\*z-，以母擬為\*ɿ<sup>20</sup>，而鄭張尚芳(2013: 90-92)通過對音、親屬語同源詞、異讀與轉注發現來母對應的是r-，以母對應的是l-，邪母是由以母\*1-加墊音形成的，因此鄭張尚芳將它們的上古音分別擬為\*r-、\*l-、\*lj-，到了中古時期分別變為 j-、z-、l-。

第五，王力將齒音擬為塞擦音，但是鄭張尚芳(2013: 93)認為上古早期還未生成塞擦音，他結合親屬語言、方言等根據，指出賽擦音是後起的。<sup>21)</sup>因此如〈表2〉所示，鄭張尚芳的齒音構擬中無塞擦音。

綜上所述，王力與鄭張尚芳的上古聲母系統本質上有很大的區別，因此李貞和·權赫竣(2022: 14-15)根據鄭張尚芳的擬音修改了王力的同源詞聲母交替的分類，其分類如下：<sup>22)</sup>

第一，雙聲：聲母相同的聲母字。如果是複輔音，墊音為流音與聲幹為流音的聲母字交替時，也被歸類為雙聲。例如，t : t、kl- : l等。

第二，不存在準雙聲與準旁紐。〈表1〉中王力的上古音聲母系統將舌音端組和章組的交替定義為準雙聲或準旁紐，但是正如我們上面所分析的一樣將章組構擬為與端組一樣的塞音，所以鄭張尚芳的古音體系裡就不存在所謂的準雙聲與準旁紐。

第三，旁紐：非雙聲，但發音部位相同的聲母，也就是說〈表2〉中列於同一橫行的聲母字的交替關係就可稱之為旁紐，例如，t- : th-、th- : l-等。如果兩個聲母字的聲幹後有共同的流音成分，但聲幹之間是旁紐關係的話，這兩

20) 王力，同上書，23頁。

21) 鄭張尚芳，同上書，93頁。

22) 李貞和·權赫竣，同上，14-15頁。

個聲母字的關係被歸屬為旁紐。

第四，鄰紐：發音部位不同的聲母字。例如，牙音與喉音的交替就屬於這一類，還有發音部位不同的共鳴音之間的交替現象也歸屬於這一類，例如，m：l和ŋ：n。

本文將根據上面李貞和·權赫竣(2022)對同源詞聲母交替的重新分類，對《廣雅疏證》中出現的音轉字之間的聲母關係進行考察並分類。

### III. 考察《廣雅疏證》中各聲母間的音轉關係

#### 1. 喉音·牙音

本小節中將喉音與牙音放在一起討論的原因是與其他的聲類相比，喉音與牙音之間音轉的字數相對較多，這符合上古漢語時期喉音與牙音關係密切的現象。

根據本文的統計，《廣雅疏證》中與喉音相關的音轉有39組(包含與牙音音轉的4組)，其中影母間音轉有17組，曉母間音轉有6組，匣母間音轉有6組，即喉音中同紐<sup>23)</sup>音轉共計29組，佔所有喉音音轉的74.4%；而與牙音相關的音轉共有40組(包含與喉音音轉的4組)，其中見母間音轉有14組，溪母間音轉有7組，群母間音轉有5組，疑母間音轉有3組，即牙音的同紐音轉共計29組，佔所有牙音音轉的72.5%。根據上述統計可知，《廣雅疏證》中有關喉音與牙音的音轉，都是同紐的比例最高。而喉音·牙音非同紐關係的音轉例字中，喉音(影母、曉母、匣母)與牙音的接觸頻度相對較高，共計4組，如下：

23) 同紐在此指兩字的聲母完全相同。由於本文在第二章中，根據李貞和·權赫竣(2022)將複輔音的墊音為流音與聲幹為流音的聲母字交替的兩字也歸類為了雙聲關係，因此用同紐表示兩字的聲母完全相同的情況。

〈表 3〉喉音與牙音之間的音轉例

| 組號 | 例字 | 喉音 |                        | 例字               | 牙音 |                     | 注釋                               | 頁數  |
|----|----|----|------------------------|------------------|----|---------------------|----------------------------------|-----|
|    |    | 聲母 | 上古音                    |                  | 聲母 | 上古音                 |                                  |     |
| 1  | 彎  | 影  | qroon                  | 抓                | 見  | k <sup>w</sup> raa  | 扞古聲並與抓同，彎亦抓也，語之轉耳                | 42  |
|    | 扞  | 影  | q <sup>w</sup> a       |                  |    |                     |                                  |     |
| 2  | 壑  | 曉  | qhaag                  | 虛 <sup>24)</sup> | 溪  | kha                 | 壑、隄、洫、隕、色 <sup>25)</sup> ，皆虛之轉聲也 | 304 |
|    | 洫  | 曉  | qh <sup>w</sup> uug    |                  |    |                     |                                  |     |
|    | 隄  | 匣  | glooŋ                  |                  |    |                     |                                  |     |
|    | 隕  | 匣  | g <sup>w</sup> eenʔ    |                  |    |                     |                                  |     |
| 3  | 脅  | 曉  | hlab                   | 肱                | 溪  | khab                | 肱亦脅也，語之轉                         | 205 |
| 4  | 化  | 曉  | hŋ <sup>w</sup> raal/s | 譌                | 疑  | ŋ <sup>w</sup> aal  | 薦、譌、譁皆化聲之轉也                      | 83  |
|    |    |    |                        | 薦                | 云  | g <sup>w</sup> al   |                                  |     |
|    |    |    |                        | 譁                | 曉  | qh <sup>w</sup> raa |                                  |     |

〈表3〉中的四組都是喉音與牙音之間的音轉例字，說明喉音與牙音有著密切的關係，下面將對這四組音轉例字的關係進行具體的分析：

〈表3-1〉<sup>26)</sup>的影母字‘彎’、‘扞’都與見母字‘抓’發生音轉，根據上一章的〈表1〉中王力的上古聲母系統可知，他將影母單列為喉音構擬為零聲母(即\*ʔ-或韻頭為i-、u-)，然而在親屬語以及漢代的對譯借詞中，‘彎’與‘扞’所對應的音都為小舌音，舉例說明如下：

首先，Pulleyblank(1962~63)指出樓蘭佉盧(Kharoṣṭi)文書里出現的Khema中的kh-應該不是送氣音，而是小舌音。所以Pulleyblank認為這個地名的當地讀音也許是qama或qwama。另外《漢書》中將這個地名撰寫成‘扞彌’，顏師古把‘扞’字的讀音註作‘烏’。<sup>27)</sup>潘悟雲(1997: 13)指出“如果這裡的

24) ‘虛’的俗字，與‘虛’同(引自《漢語大詞典》1992, 11970頁)

25) ‘色’與‘虛’同為溪母是雙聲關係，不屬於喉牙音轉關係，故未將其音韻列出。

26) 〈表3-1〉指的是〈表3〉中的第一組字，下面以此類推，不再贅述。

27) Pulleyblank, Edwin,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

kh-只是一個簡單的舌根音，就難以解釋漢代人為什麼不用普通的溪母字去對譯，卻用了一個影母字。可見這個地名的第一個音節在當地讀q-，而不是kh-。並且對於《漢書》中的‘扞泥’，榎一雄(1961)認為鄯善的首都kuhani或khvani，這與‘扞彌’中的‘扞’對譯kh-可以互相印證。”<sup>28)</sup>

其次，根據親屬語言可知，‘彎’在藏緬語中的羌語支語言中大部分為小舌音，而與此對應的藏語大部分為舌根音，如下：

〈表 4〉‘彎’在藏緬語中的語音<sup>29)</sup>

| 羌語<br>(桃坪)       | 羌語<br>(麻密)       | 貴瓊語   | 納木義語                                   | 拉祜語              | 藏文         | 藏語<br>(拉薩)                             |
|------------------|------------------|---|--|------------------|------------|--|
| qo <sup>33</sup> | qua <sup>3</sup> | qo <sup>33</sup><br>lo <sup>33</sup> lo <sup>33</sup> | qho <sup>55</sup><br>qho <sup>55</sup> | qɔ <sup>21</sup> | gug<br>gug | khu <sup>13</sup><br>khu <sup>13</sup> |

根據〈表4〉以及上述內容可知，‘彎’與‘扞’的上古音應都為小舌音，這也是鄭張尚芳將上古漢語的影母擬為小舌音\*q-的原因。而〈表3〉中，這兩字都與見母‘孤’發聲音轉，可以說明此時的影母還沒有變成喉塞音。根據〈表2〉的鄭張尚芳的上古音的系統，可知〈表3-1〉例字音轉的聲母關係應為鄰紐，雖然這與王力的影母與見母為鄰紐的分類一致，但是鄭張尚芳的構擬可以更好地解釋影母與見母頻繁接觸的原因。

〈表3-2〉的例字是從王念孫〈卷九下·釋水〉中的注釋而來，即“壑、隄、洫、隄、冢，皆虛之轉聲也。”王念孫認為它們是音轉關係的依據可以通過古代文獻找到其根據，如下：

- 《說文解字》：壑，溝也。《爾雅》註：壑，虛也。

(1962~63): 88-89.

28) 轉引自潘悟雲, 〈喉音考〉, 《民族語文》, 第五期, 1997, 13頁。

29) 藏緬語語音和詞彙編輯組, 《藏緬語語音和詞彙》,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 822頁。

- 〈管子小稱〉：瞞者洫之，虛者實質。〈尹知章記〉：洫，虛也。
- 《廣雅》：隄、隄，坑也。

因此王念孫根據共同的語義關係，將這幾個字繫聯起來，並認為它們是音轉關係。而語音上，曉母字‘壑’、‘隄’，匣母字‘洫’、‘隄’以及溪母字‘冑’各為溪母字‘虛’的音轉字。這裡值得關注的是曉母字、匣母字分別與溪母字發生音轉關係的現象。根據王力的構擬，他將曉母與匣母的上古音分別構擬為摩擦音\*x-與\*h-。潘悟雲(1997: 21)中認為擦音與塞音之間很難諧聲，因此曉母不應該為擦音，他認為應該將曉母構擬為\*qh-，而且在古文獻中也發現了曉母與溪母頻繁接觸的記錄，如下：

《史記》：“荀卿，趙人”，《索隱》說：“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

潘悟雲認為，這裡‘荀卿’的‘卿’就是荀子的名字，並認為司馬貞不懂古音所以做出了這樣的注釋。因此‘卿’的古音\*khrǎŋ與‘況’的古音\*qhlǎŋ，可以通假。<sup>30)</sup>

因此上古時期〈表3-2〉中曉母字‘壑’、‘隄’，與溪母字‘虛’發生音轉關係，是因為舌根塞音kh-與小舌塞音\*qh-的發音部位相近，並可以說明這兩個曉母字在當時上古聲母還未從小舌塞音\*qh-變為摩擦音\*h-，因此它們之間為鄰紐關係。而〈表3-2〉中與溪母字‘虛’相轉的匣母字‘隄’與‘隄’諧聲上也與見組字密切相關，上古音又與溪母字的發音部位同為舌根音，因此匣母字‘隄’、‘隄’與溪母字‘虛’很容易發生音轉。由於這兩個字的上古音與群母相同都為\*g-，因此本文將它們歸類為旁紐。

〈表3-3〉也是曉母字‘脅’與溪母字‘肱’之間的音轉關係，鄭張尚芳(2013)因其聲符為來母字‘劬’，因此將其聲母擬為\*hl-。但是根據潘悟雲(2008: 339)可知，‘脅’在錯那門巴語為kep<sup>53</sup>，景頗語為kǎ<sup>31</sup>zɛp<sup>31</sup>〈kǎ<sup>31</sup>rep<sup>31</sup>〉。<sup>31)</sup>也就

30) 潘悟雲,《喉音考》,《民族語文》,第五期,1997,21頁。

是說曉母字‘脅’在上古早期與塞音有著密切的關係，如若將其構擬為\*hl-雖然能解釋諧聲問題，但是無法說明其與塞音k-有密切關係的現象。因此本文認同潘悟雲對‘脅’的構擬，認為應該將鄭張尚芳(2013)的構擬修改為\*qhlab，這樣就既能說明與來母諧聲的問題，又能說明為什麼其與塞音頻繁接觸的問題。那麼〈表3-3〉曉母字‘脅’與溪母字‘肱’之間的音轉關係也就可以得到解釋，即上古曉母字尚未變為擦音時，與溪母發音部位相近，因此兩字之間產生了音轉關係。

〈表3-4〉中‘薦’、‘譌’、‘譱’都是‘化’的音轉，鄭張尚芳(2013: 145)通過‘化’的諧聲字中有疑母字‘訛’、‘吡’，故將‘化’的聲母擬音為\*hn-，越南語因此把‘靴’都念成ngoa，而‘貨’可對緬文hṇaa(物品)，這些都證明‘化’的上古音聲母中含有鼻音‘ŋ’。<sup>32)</sup>‘譱’的上古聲母為小舌塞音\*qh-，與‘化’的聲幹鼻音ŋ-發音部位相近，因此兩字可以實現音轉；‘薦’的上古聲母為小舌塞音\*ǵ-，是小舌塞音q-的濁音，因此‘薦’與‘化’之間也可以實現音轉；‘譌’實際上與‘訛’同，〈廣韻·戈韻〉中注釋“譌，同訛”<sup>33)</sup>，〈顏師古注〉中也註釋“譌為古訛字也”，而‘訛’與‘化’諧聲，因此‘譌’與‘化’的音轉關係也是理所當然的，它們之間的音轉是通過鼻音ŋ-實現的。這一組音轉說明在當時與疑母諧聲或音轉的曉母字的複輔音\*hn-還未變成\*h-，而與見組相諧的曉母字的聲母還未從小舌塞音\*qh-變為摩擦音h-。因此‘化’與‘譱’為鄰紐，與‘薦’為旁紐，與‘譌’為雙聲關係。

綜上所述，〈廣雅疏證〉中共出現了4組喉牙音音轉的例字，從中可以得知，雖然它們聲母不同，但喉牙音音轉字的發音部位相近或享有共同的輔音成分，因此發生了音轉。

下面考察一下喉牙音字與非喉牙音字的音轉例，如下表：

31) 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339頁。

32) 鄭張尚芳，同上書，145頁。

33) [宋]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影印，1008，163頁。

〈表 5〉喉牙音与非喉牙音的音转例

| 組號 | 例字 | 喉牙音 |                    | 例字 | 非喉牙音字 |      | 注釋            | 頁數  |
|----|----|-----|--------------------|----|-------|------|---------------|-----|
|    |    | 聲母  | 上古音                |    | 聲母    | 上古音  |               |     |
| 1  | 億  | 影   | qug                | 盈  | 以     | leŋ  | 盈、億亦語之轉       | 12  |
| 2  | 僞  | 影   | qans               | 引  | 以     | lins | 引、僞，語之轉       | 166 |
| 3  | 盍  | 曉   | hmaaŋ              | 𪗇  | 明     | meed | 𪗇與盍，一聲之轉      | 245 |
| 4  | 帛  | 曉   | hmaaŋ              | 𪗇  | 明     | meed | 帛之轉為𪗇，猶盍之轉為𪗇矣 | 245 |
| 5  | 為  | 云   | g <sup>w</sup> al  | 役  | 以     | gweg | 為之轉為役         | 327 |
| 6  | 菑  | 云   | g <sup>w</sup> alʔ | 菑  | 以     | gweg | 菑、菑，聲近而轉也     | 327 |

〈表5-1〉中是影母字與以母字的音轉例，根據鄭張尚芳的擬音來看，喉音 \*q-與舌音\*l-的發音部位相距甚遠，聲母之間很難實現音轉，但根據王念孫對這組字的注釋可知，兩字在語義上有著密切的關係，應是一組同源詞，原文如下：

億亦盈，數之名也。故〈小雅·楚茨篇〉云：‘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易林乾之師云：‘倉盈庾億’，盈、億亦語之轉。<sup>34)</sup>

由上文可知，影母字‘億’與以母字‘盈’的語義關係密切，它們共同的語義都是“滿也”。而在諧聲中，也確實有影母與以母諧聲的例子，並且語義也為‘滿’。例如：‘溢’與‘益’，中古時期‘溢’為以母字，‘益’為影母字，‘益’為‘溢’的聲符，兩者為同源詞，鄭張尚芳將‘益’和‘溢’的上古音分別擬為\*qleg和\*lig。以此類推，本文認為影母字‘億’與以母字‘盈’之間互為音轉字的原因就是通過流音-l-實現的，既然語義通，語音上又有音轉關係，因此筆者將與以母發生

34) 王念孫，《廣雅疏證·釋詁·卷一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清](1983影印)，12頁。

音轉關係的影母字‘億’的擬音\* $q_1$ -改為帶流音的複輔音\* $ql_1$ -。〈表5-2〉中的‘引’與‘僞’也應是通過流音\* $l_1$ -發生的音轉，‘僞’的聲母應改為\* $ql_1$ -。‘僞’的聲符‘焉’的擬音為\* $qran$ ，流音\* $l_1$ -又與\* $r_1$ -互通，因此‘僞’的聲母改為\* $ql_1$ -不僅可以解釋音轉的問題，還可以解釋諧聲問題。因此〈表5〉中的第一組與第二組的音轉根據李貞和·權赫埈(2022: 4)的分類標準，它們應屬於雙聲音轉。

根據〈表5-3〉與〈表5-4〉可知，‘囄’與‘𪔐’，‘帝’與‘𪔐’的音轉關係是通過聲幹 $m$ -實現的，‘囄’與‘帝’在中古雖為曉母，但都伴有‘亡’這個聲符，‘亡’的上古聲母為\* $m_1$ -，在此能與曉母字發生音轉關係，說明‘囄’與‘帝’的複輔音\* $hm_1$ -的聲幹 $m_1$ -，還未脫落，因此各自與‘𪔐’和‘𪔐’發生了音轉關係，它們應被歸為雙聲音轉。

〈表5-5〉與〈表5-6〉這兩組為云母字與以母字之間的音轉例，從這兩組的例字的擬音來看應為雙聲關係，這是因為部分以母字上古時期歸為云母。鄭張尚芳(1995[2012]:, 2013: 87)<sup>35)</sup>中曾指出有一部分諧聲跟云母或見組合口相同的字，比如‘營、穎、役、尹、勻、捐’在等韻圖卻歸入以母，而且反切上字也表明聲母是以母。但諧聲表明它們上古跟云母是一類，原來應屬於云母才對。鄭張尚芳對此的解釋如下：

這些字實際應該是云母三等相對的云母重紐四等字，因為中古三等增生 $i$ 介音時重紐四等韻在 $e$ 、 $i$ 前增生了 $i$ 介音，再次影響下 $fi_1$ -、 $fiwi_1$ -就前化併入以母 $ji_1$ -、 $jwi_1$ -了。所以凡合於中古重紐各韻條件的以母合口字，諧聲同於云母的，上古本都應該劃回云母(上古 $i$ 、 $e$ 元音各部云母合口都無字，正好互補)。<sup>36)</sup>

而〈表5-5〉與〈表5-6〉中的‘役’與‘葭’的中古音都為以母合口字，並且符合重紐支韻，並與云母有著音轉關係，因此上古時期這兩字實際上都屬於云母，因此它們的聲母被擬為\* $g_1$ -與‘為’、‘葦’是雙聲關係。

35) 鄭張尚芳，〈古漢語聲母系統〉，《鄭張尚芳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2012，399頁。

36) 鄭張尚芳，《上古音係(第二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87頁。

以上就是對喉音與非喉牙音之間音轉關係的說明。而牙音中剩下6組非同紐關係的音轉字都為牙音字，屬於同類內部之間的音轉，由於它們的發音部位相同，因此極易發生音轉，本文將它們都歸類與旁紐，這與王力的分類並無不同，在此不再贅述。

下面根據上述內容，將喉牙音之間，以及喉音與非同紐字之間的音轉類型修改如下：

〈表 6〉修改後的非喉牙音同紐字音轉類型

| 例字 | 喉牙音 |                                    | 例字 | 非同紐字 |                     | 聲母音轉類型 |     |
|----|-----|------------------------------------|----|------|---------------------|--------|-----|
|    | 聲母  | 上古音                                |    | 聲母   | 上古音                 | 王力     | 修改後 |
| 扌  | 影   | q <sup>w</sup> a                   | 抓  | 見    | k <sup>w</sup> raa  | 鄰紐     | 鄰紐  |
| 彎  | 影   | qroon                              |    |      |                     |        |     |
| 脅  | 曉   | qhlab                              | 肱  | 溪    | khab                | 鄰紐     | 鄰紐  |
| 化  | 曉   | h <sup>ŋ</sup> <sup>w</sup> raal/s | 譌  | 疑    | ŋ <sup>w</sup> aal  | 鄰紐     | 雙聲  |
|    |     |                                    | 薦  | 云    | ɣ <sup>w</sup> al   | 旁紐     | 旁紐  |
|    |     |                                    | 譚  | 曉    | qh <sup>w</sup> raa | 雙聲     | 鄰紐  |
| 億  | 影母  | qluŋ                               | 盈  | 以    | leŋ                 | 鄰紐     | 雙聲  |
| 僞  | 影母  | qlans                              | 引  | 以    | lins                | 鄰紐     | 雙聲  |
| 盍  | 曉母  | hmaaŋ                              | 巖  | 明    | meed                | 鄰紐     | 雙聲  |
| 帝  | 曉母  | hmaaŋ                              | 幟  | 明    | meed                | 鄰紐     | 雙聲  |
| 為  | 云   | ɣ <sup>w</sup> al                  | 役  | 以    | ɣweg                | 鄰紐     | 雙聲  |
| 葛  | 云   | ɣ <sup>w</sup> alʔ                 | 莜  | 以    | ɣweg                | 鄰紐     | 雙聲  |
| 壑  | 曉   | qhaag                              | 虛  | 溪    | kha                 | 鄰紐     | 鄰紐  |
| 洫  | 曉   | qh <sup>w</sup> uŋ                 |    |      |                     | 鄰紐     | 鄰紐  |
| 隄  | 匣   | glooŋ                              |    |      |                     | 旁紐     | 旁紐  |
| 隄  | 匣   | g <sup>w</sup> eenʔ                |    |      |                     | 旁紐     | 旁紐  |

## 2. 舌音

本節中將對與舌音相關的音轉字進行討論，根據本文的統計，有關舌音的音轉共有64組。根據鄭張尚芳(2013)的構擬，可得知其中52組是雙聲以及同類聲母之間的音轉，其中端母間音轉有7組(包括上古音為舌音t-的知母與章母)、透母間音轉有2組(包括上古音為舌音thj-的昌母)、定母間音轉有4組(包括上古音為dj-的禪母)、書母間音轉有1組，還有流音來母間音轉有20組、以母間音轉有9組，以及鼻音泥日母間音轉有9組。而與舌音相關非同紐音轉大部分發生在舌音內部，共計8組，舌音與齒音也有音轉關係，共計4組。從統計上看，舌音內部音轉的比例較高，而與非舌音的音轉例中所佔比例最高的就是齒音。舌音與齒音的音轉關係，將在下一小節中進行具體分析。

通過上述統計可知，64組中52組為舌音內部之間的音轉，其中來母雙聲音轉的比例最高，高達20組，然而有個別幾組看似同紐的音轉例字需要進行具體分析，如下：

〈表 8〉章母音轉的特例

| 組號 | 例字 | 舌音 |                     | 例字 | 舌音               |               | 注釋       | 頁數  |
|----|----|----|---------------------|----|------------------|---------------|----------|-----|
|    |    | 聲母 | 上古音                 |    | 聲母               | 上古音           |          |     |
| 1  | 準  | 章  | q <sup>w</sup> jinʔ | 質  | 端 <sup>37)</sup> | tids          | 準質正又一聲之轉 | 12  |
|    |    |    |                     | 正  | 章                | tjeŋs         |          |     |
| 2  | 枝  | 章  | kje                 | 適  | 章                | hljeg         | 枝、適語之轉   | 159 |
|    | 祇  | 章  | kje                 |    |                  | 祇之轉為適，猶枝之轉為適矣 |          |     |

〈表8-1〉中是‘準’、‘質’、‘正’之間的音轉關係，首先端母字‘質’與章母字

37) ‘質’的中古音聲母其實為知母，但在上古時期，端知不分，聲母相同，只是介音不同，因此在第二章中的〈表2〉中的端母中包含知母，因此〈表8〉中也標識為端母。

‘正’在上古時期的聲母同為\*t-, 因此是雙聲關係。但是章母‘準’比較特殊, 鄭張上芳(2013: 88)將章母字‘準’擬音為\*qwjin?, 其理由是他通過《說文》: “水, 準也。”以及《廣韻》: “準, 均也。”等聲訓關係, 得知‘水’\*qhwli?、‘準’\*qwjin?、‘均’\*kwrin之間有密切的音義關係。把‘準’擬音為\*qwjin?也可以解釋為何它的聲符是心母字‘隼’\*sqhwini?。這樣構擬確實解決了章母字‘準’與舌根音、齒音接觸的問題。<sup>38)</sup>但是從〈表8-1〉可知, ‘準’與舌音也有接觸, 並且‘準’與舌音字還存在假借關係。例如: 《故訓匯纂》中對準字的注釋中有一條是“準者假借字, 肫其正字。《說文·肉部》肫字段玉裁注: 肫, 史漢作準, 高祖隆準。按: 準者假借字, 肫其正字。”<sup>39)</sup>章母字‘肫’的上古音為\*tjun, 與‘準’字有假借關係, 說明‘準’確實與舌音字也有接觸, 因此筆者將其擬音改為\*qwlin?, 加一個流音墊音就可以解釋為何‘準’字與舌音有接觸了, 即流音l-與舌音t-的發音部位相同, 所以‘準’字可與舌音相通。這樣一來〈表8-1〉中的‘正’與‘質’是雙聲關係, ‘準’與它們是旁紐關係。

〈表8-2〉中章母字‘枝’、‘祇’與‘適’為音轉關係, 它們雖在中古時期都為章母, 但是上古音時期各自的來源有所不同。首先, ‘枝’在中古時期有兩個讀音, 一個是‘章移切’, 另一個是‘渠羈切’<sup>40)</sup>, 兩個讀音的聲母在中古時期分別是章母字與群母字, 因此鄭張尚芳認為章母字‘枝’的上古聲母應來自於\*kj-。章母字‘祇’在中古時期也有兩個音, 一個是‘章移切’, 另一個是‘巨枝切’<sup>41)</sup>, 也分別是章母與群母字。因此鄭張尚芳將‘祇’的聲母也擬為\*kj-。兩個字的章母字的讀音相同, 因此兩個字是雙聲關係, 是毋庸置疑的。問題是它們共同與章母字‘適’發生音轉。‘適’雖然也是章母字, 但與‘枝’、‘祇’的古音不同源, ‘適’與端組字關係密切, 因此鄭張將其構擬為\*tj-。這就很難解釋, 上古時期與舌根音關係密切的‘枝’、‘祇’兩字為何與和端組關係密切的‘適’發生音轉。但

38) 鄭張尚芳, 同上書, 88頁。

39) 宗福邦, 陳世鏡, 蕭海波等主編, 《故訓匯纂》, 商務印書館, 2003, 1303頁。

40) [宋]陳彭年等, 《宋本廣韻》, 台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影印, 1008, 40頁, 43頁。

41) 同上書, 44頁, 47頁。

是筆者發現‘枝’與‘檣’有通假關係<sup>42)</sup>，兩字是同音關係。根據鄭張尚芳的構擬，‘檣’的擬音為\*klje，那麼與它同音的‘枝’也應該為\*klje。而‘祇’與端組字通假<sup>43)</sup>，而且它與‘枝’同音，因此它的構擬音也應添加墊音-l-。如此一來就可以解釋為何‘枝’、‘祇’與‘適’為音轉關係。它們通過發音部位相同的流音-l-與塞音t-發生音轉，因此‘枝’、‘祇’與‘適’應為旁紐關係。

下面列出非同紐舌音內部的音轉例字：

〈表 9〉非同紐舌音內部之間的音轉例字

| 組號 | 例字 | 舌音 |       | 例字 | 舌音 |        | 注釋           | 頁數  |
|----|----|----|-------|----|----|--------|--------------|-----|
|    |    | 聲母 | 上古音   |    | 聲母 | 上古音    |              |     |
| 1  | 動  | 定  | dooŋʔ | 倣  | 昌  | lhjuwŋ | 動聲轉為倣        | 38  |
| 2  | 軼  | 定  | deeds | 錯  | 透  | thuub  | 軼、錯，一聲之轉     | 242 |
| 3  | 扇  | 書  | hljen | 刷  | 章  | tjenʔ  | 扇，即刷，聲之變轉矣   | 386 |
| 4  | 饅  | 章  | tjanʔ | 鬻  | 以  | lug    | 饅、鬻，亦語之轉     | 248 |
| 5  | 易  | 以母 | leg   | 如  | 日母 | nja    | 易、與，如也，皆一聲之轉 | 139 |
|    | 與  | 以母 | la    |    |    |        |              |     |
| 6  | 鈿  | 定  | l'uud | 拙  | 章  | kljod  | 鈿與拙也，方俗語轉耳   | 90  |
| 7  | 佻  | 定  | l'eew | 偷  | 透  | lhoo   | 佻、偷一聲之轉      | 83  |
| 8  | 輪  | 書  | hljo  | 脫  | 透  | lhood  | 輪，脫聲之轉，輪之轉為脫 | 129 |

根據〈表9〉可知，〈表9-1〉~〈表9-8〉都是舌音字內部發生音轉的例字，其中〈表9-1〉~〈表9-5〉的音轉兩字的發音部位相同，因此將它們歸類為旁紐

42) “枝，假借為檣。”(宗福邦，陳世鏡，蕭海波等主編，同上書，1078頁)；“肢通支、檣(與支同音)，支持，支撐。”(王海根，〈古代漢語通假大字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708頁。)

43) “祇作禊。《易·坎》：祇既平，陸德明釋文：京作禊。說文同。”(宗福邦，陳世鏡，蕭海波等主編，同上書，1596頁。)

音轉。〈表9-6〉與〈表9-7〉中的‘鈿’和‘佻’兩字的聲母被擬為塞化流音l’-，而與這兩字音轉的‘拙’和‘偷’的擬音中都伴有流音-l-，本文認為這兩個音雖都有流音成分，但不能視為雙聲關係，可將它們的語音性質看作聲母的清濁關係，故〈表9-6〉與〈表9-7〉的音轉關係也為旁紐關係。而〈表9-8〉中的‘輪’與‘脫’的聲幹都為流音-l-，因此將它們歸為雙聲關係。

下面根據上述內容，將上面列出的音轉類型整理如下：

〈表 10〉修改後的舌音內部音轉類型

| 例字 | 舌音 |         | 例字 | 舌音               |        | 聲母音轉類型 |     |
|----|----|---------|----|------------------|--------|--------|-----|
|    | 聲母 | 上古音     |    | 聲母               | 上古音    | 王力     | 修改後 |
| 準  | 章  | qʷljɪnʔ | 質  | 端 <sup>44)</sup> | tids   | 準雙聲    | 旁紐  |
|    |    |         | 正  | 章                | tjeŋs  | 雙聲     |     |
| 枝  | 章  | klje    | 適  | 章                | hljeg  | 雙聲     | 旁紐  |
| 祇  | 章  | klje    |    |                  |        |        |     |
| 動  | 定  | doonʔ   | 俶  | 昌                | lhjuwɣ | 準旁紐    | 旁紐  |
| 軌  | 定  | deeds   | 踏  | 透                | thuub  | 旁紐     | 旁紐  |
| 扇  | 書  | hljen   | 刷  | 章                | tjenʔ  | 旁紐     | 旁紐  |
| 饘  | 章  | tjanʔ   | 鬻  | 以                | lug    | 旁紐     | 旁紐  |
| 易  | 以  | leg     | 如  | 日                | nja    | 旁紐     | 旁紐  |
| 與  | 以  | la      |    |                  |        |        |     |
| 鈿  | 定  | l’uud   | 拙  | 章                | kljod  | 準旁紐    | 旁紐  |
| 佻  | 定  | l’eew   | 偷  | 透                | lhoo   | 旁紐     | 旁紐  |
| 輪  | 書  | hljo    | 脫  | 透                | lhood  | 準旁紐    | 雙聲  |

### 3. 齒音

本節中將對與齒音相關的音轉進行討論，根據本文的統計，有關齒音的

44) ‘質’的中古音聲母其實為知母，但在上古時期，端知不分，聲母相同，只是介音不同，因此在第二章中的〈表2〉中的端母中包含知母，因此〈表8〉中也標識為端母。

音轉共有16組。精組雙聲有2組、生母雙聲有1組、心母雙聲有1組，其餘的為齒音間內部的音轉共計10組，以及上文提及的4組舌音與齒音的音轉例，下面就來分析一下《廣雅疏證》中齒音與舌音之間的音轉例。

〈表 11〉齒音與舌音之間的音轉例

| 組號 | 例字 | 齒音 |        | 例字 | 舌音 |        | 注釋        | 頁數  |
|----|----|----|--------|----|----|--------|-----------|-----|
|    |    | 聲母 | 上古音    |    | 聲母 | 上古音    |           |     |
| 1  | 侏  | 心  | sqhloŋ | 庸  | 以  | loŋ    | 庸謂之侏，轉語也  | 78  |
| 3  | 蛟  | 崇  | zraans | 蛟  | 定  | l'uwwg | 蛟與蛟聲之轉    | 360 |
| 2  | 艘  | 崇  | zraam  | 舸  | 定  | dooŋ   | 舸亦艘也，語之轉耳 | 305 |
| 4  | 足  | 精  | ?sogs  | 霑  | 端  | tem    | 霑、足語之轉    | 64  |

〈表11〉中為4組齒音與舌音的音轉例，其中〈表11-1〉~〈表11-3〉的音轉字之間的聲母關係根據鄭張尚芳的構擬可以說是一目了然。‘庸’與‘侏’共有流音-l的成分因此為雙聲關係；‘蛟’與‘蛟’通過流音 r 與塞化流音l’實現了兩聲母字之間的音轉，因此將它們歸入鄰紐音轉；‘艘’與‘舸’是通過-r與發音部位相同的d-實現了兩個音轉字的聲母互通，因此將它們歸入鄰紐音轉。而〈表11-4〉的音轉字之間的聲母關係則需要具體分析。

王念孫在〈卷二下·釋詁〉中對〈表11-4〉的‘霑’與‘足’，做了如下的注釋

泥者，《說文》：泥，水濡兒也。〈信南山篇〉云，既霑既足……霑、足亦語之轉，足與泥聲相近也。

由此可知，語義上‘泥’與‘霑’兩字是相通的，根據鄭張尚芳的擬音，‘泥’的上古音為\* zroog，其中r的成分可與端母字‘霑’的發音部位相同因此相通。並且兩字也有假借關係<sup>45)</sup>，因此筆者認為王念孫所指的‘霑、足語之轉’，實則

45) “足，假借為泥。《說文·足部》朱駿聲通訓定聲。”(宗福邦，陳世鏡，蕭海波等主編，同上書，2210頁。)

為‘霑’與‘泥’的語之轉。

其餘有關齒音的音轉例都發生在齒音內部，因此都可歸類為旁紐，在此不一一列出。而〈表11〉中的音轉類型，根據上述內容重新整理如下：

〈表 12〉修改後的齒音與舌音之間的音轉例

| 例字 | 齒音 |        | 例字 | 舌音 |        | 聲母音轉類型 |     |
|----|----|--------|----|----|--------|--------|-----|
|    | 聲母 | 上古音    |    | 聲母 | 上古音    | 王力     | 修改後 |
| 侏  | 心  | sqhlog | 庸  | 以  | loŋ    | 鄰紐     | 雙聲  |
| 蟻  | 崇  | zraans | 蝻  | 定  | l'urwg | 鄰紐     | 鄰紐  |
| 艘  | 崇  | zraam  | 舸  | 定  | doog   | 鄰紐     | 鄰紐  |
| 泥  | 崇  | zroog  | 霑  | 端  | tem    | 鄰紐     | 鄰紐  |

#### 4. 脣音

《廣雅疏證》中有關脣音的音轉例共有43組，其中幫母間的音轉有2組，滂母間的音轉有3組，並母間的音轉有5組，明母間的音轉由17組，即脣音中同紐關係的音轉例共計27組，佔脣音音轉例字的62.8%。而非同紐脣音內部音轉例字共有16組，僅有一組為脣音與其他聲類的音轉例，即明母字與以母字之間的音轉例，如下：

〈表 13〉明母與以母音轉例字

| 例字 | 脣音 |       | 音轉字 | 舌音 |      | 注釋      | 頁數 |
|----|----|-------|-----|----|------|---------|----|
|    | 聲母 | 上古音   |     | 聲母 | 上古音  |         |    |
| 問  | 明  | muuns | 遺   | 以  | luls | 遺、問語之轉耳 | 84 |

根據〈表13〉這一組音轉的例字的擬音，無法找到兩字語音上的交集。但根據《說文解字》<sup>46)</sup>中對‘遺’的注釋為“遺，亡也。”這一點來看。‘遺’的上古前

46) [清]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13影印，35頁。

期可能有過一個\*m-前冠音，到了上古後期脫落，只留下了流音\*l-，這樣就能解釋它與唇音音轉的現象。由於此類的例證並不充分，因此以母字與明母字的音轉關係的音韻解釋還有待更進一步地考察。如若以母字‘遺’的早期音為‘\*m-luls’，那麼它與明目字可以被歸為雙聲音轉關係。

#### IV. 結論

本文是以《廣雅疏證》中，多次出現的‘一聲之轉’、‘聲近而轉’、‘語之轉’等訓詁用語為研究對象，收集了202組音轉例字，針對每組聲紐的音韻關係將這些音轉例字分為五大類，分別為喉音39組、牙音40組、舌音64組、齒音16組、唇音43組。分析上述統計結果表明，各類聲母內部音轉且同紐的比例最高。《廣雅疏證》中的音轉字的聲母之間大部分是雙聲關係，而且即使是非雙聲關係，也都在語音成分或發音部位上有一定的關係。喉音中與牙音音轉的例子所佔的比例相對較高，由此再次證明了上古時期喉音還保留著小舌音的語音形態；牙音除了與喉音發生音轉外，都是牙音內部之間的音轉；舌音的音轉例字在《廣雅疏證》中最多，其中有20組例字都為來母字的雙聲音轉，舌音的音轉例大部分發生在舌音內部；齒音的音轉例字在《廣雅疏證》中最少，除了齒音內部音轉以外，主要與舌音發生音轉；唇音音轉也幾乎發生在唇音內部。

胡繼明(2003)<sup>47</sup>在《廣雅疏證同源詞研究》中採用的王力的古音體系，並採用王力的對聲母的分類，將轉語分類為準雙聲、旁紐、準旁紐、以及鄰紐。他發現聲韻兩者互相制衡，並認為韻部之間的關係越近聲轉的相對自由度也更大。但是通過鄭張尚芳(2013)的上古音係以及李貞和·權赫垵(2022)的聲母關係的分類的對各個音轉字的聲母間的關係進行了音韻分析，並發現這些音轉字之間語義上相通，聲母之間大部分是雙聲關係，即使不是雙聲關

47) 胡繼明，《廣雅疏證同源詞研究》，巴蜀書社，2003，475-476頁。

係，也都通過某一音的發音部位相同而得以實現音轉關係。因此本文認為音轉關係實際為一種同源關係，在語音上的變轉也都是有跡可循的。由此可知，王念孫根據古文獻對音轉進行標註時，已經對音轉字之間的語音關係有所察覺。本文通過鄭張尚芳(2013)的構擬音，並通過親屬語、聲訓、通假字等材料，對音轉字之間的語音關係重新做了整理，並發現王力的上古音係無法解釋的聲母音轉現象，大部分可以找到其音轉的原因。與此同時，本文並未局限於鄭張尚芳(2013)的構擬，根據親屬語、聲訓、通假字對其個別擬音進行了修改，並修改了一部分音轉類型。雖然部分音轉類型與王力相同，但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本文僅對《廣雅疏證》中音轉的聲母關係進行了考察，已經發現音轉字聲母之間有著密切的語音關係，如若韻母之間也如聲母般關係如此緊密的話，那麼可以肯定音轉關係就是同源關係，而有關音轉字之間韻母的考察將另行研究。

### 〈参考文献〉

- [宋]陳彭年 等，《宋本廣韻》，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影印，1008。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2。  
 洪誠，《洪誠文集·訓詁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胡繼明，《廣雅疏證同源詞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71[2001]。  
 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_\_\_\_\_，《喉音考》，《民族語文》，第五期，1997。  
 王寶剛，《方言箋疏因聲求義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  
 王海根，《古代漢語通假大字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 \_\_\_\_\_, 《漢語語音史》,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5.
- 王念孫, 《廣雅疏證》, 北京: 中華書局出版, [清](1983年 影印).
- 吳澤順, 《漢語音轉研究》, 長沙: 岳麓出版社, 2006.
- [清] 許慎撰, [宋]徐鉉校訂, 《說文解字》, 北京: 中華書局, 2013影印.
- 楊劍橋, 《實用漢語知識寶典》,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3.
- 藏緬語語音和詞彙編輯組, 《藏緬語語音和詞彙》,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
- 鄭張尚芳, 〈上古漢語聲母系統〉, 《鄭張尚芳語言學論文集》, 北京: 中華書局, 2012.
- \_\_\_\_\_, 《上古音係(第二版)》,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3.
- 宗福邦, 陳世鏡, 蕭海波等主編, 《故訓匯纂》, 商務印書館.
- 李貞和·權赫俊, 〈王力同源字典의 章組 성모 교체유형 수정〉, 《中國語文論叢》, 第109輯, 2022.
- Pulleyblank, Edwin,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 (1962~63).

###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phonetic relationships of initial consonants between characters of Yinzhuan(音轉) in *Guangya Shuzheng*(廣雅疏證). According to Wu Zeshun(2006: 4-5)'s definition of Yinzhuan(音轉), it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of phonet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characters due to various reasons such as historical factors, regional factors, and linguistic factors. Through the study of Yinzhuan(音轉) between characters, we can examine their etymology and phonetic relationships.

Yinzhuan(音轉) has also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scholars.

However,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on Yinzhuan(音轉), most of the phonetic analysis are based on Wang Li's Old Chinese phonology. Over time, the limitations of Wang Li's Old Chinese phonological system have gradually become apparent. Since his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consonant Clusters, the use of Wang Li's system to analyze Yinzhuan(音轉) is inevitably limited and will have an impact on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adopt the Old Chinese phonology system proposed by Zheng-Zhang Shangfang(2013), which references a large amount of materials such as Xiesheng(諧聲), loan characters, transcriptions etc. By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current research in phonology, this paper will conduct a specific phonetic analysis of Yinzhuan(音轉) in *Guangya shuzheng*. The focus will be on analyzing the phonetic relationships of initial consonants between characters of Yinzhuan(音轉) to elucidate how phonetic transformations occur between these characters.

Key Words : 音轉(Yinzhuan), 廣雅疏證(Guangyang Shuzheng),  
雙聲(Aliteration), 旁紐(Side button), 鄰紐(Adjacent)

